

我和我的城

大榕在城

□ 郭远辉

一座城，若只有古迹，而没有古树，那么这个地方即便有古老的历史，也缺了能听见呼吸的过去。宋城万安，有两样东西深深地刻进了它的年轮里：一个是城墙，一个是榕树。并且，榕树与城墙是紧紧地靠在一起的，相依相偎了四百余年。

城墙是官方修筑，历朝历代的知县们，把修建和维护城墙，作为他们任上的重要事情，规制不断扩大，以御侵扰，以护安宁。千年后的今天，万安古城墙成为江西省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县级古城墙。榕树的种植，是后来的事。大概在城墙修筑五六百年后，这棵榕树才在西门口城墙外被栽下。一名罗姓滩师先后得榕树苗七株，在靠近城墙的高岸上种下，最终只有这一棵活了下来，一活就是四百余年。今天的榕树高达14米，胸径2.26米，冠幅面积800多平方米。树繁叶茂的榕树像一把举在大地上方的巨伞，把城墙遮于伞下。一棵树，以感恩反哺之心，为当年对它呵护有加的城墙遮阴挡雨。

观澜门外的西门口码头就在榕树脚下。自古这里是江河与陆地的交接之处，是舟楫的起锚和停靠之地，也是南来北往的货物装卸之地。大榕树看过了多少帆影的往来和疾走，看过了多少旅人的羁思和愁绪。赣江之水，从它脚下流过，带来了十八滩的号子，带走了雄浑有力的滩歌。远远看去，榕树就是这条千里航线上的一座绿色航标灯，为南来北往的舟船指引航向。

我在这座小城生活了二十余年。因为有古城墙的镇守，有古榕树的驻扎，这里的每一日都显得安泰、平和，水汽淋漓，清风徐徐。我喜欢走沿江路，经十八滩文化广场，顺着长长的诗词长廊，来到西门口，穿过观澜门，拾内墙台阶登上城墙。倚墙而眺，横江如练，大坝巍然，长桥卧波，对面青山隐隐，飞流直下，大有俯仰天地之感。东坡的句子扑面而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那时候的小城生活，简单而自然。在单身宿舍里与一群年轻的道合者喝着散装的白酒，借着酒兴谈论文学和新闻，聊着巷陌里的人物和故事，好像不大说遥远的事情，也



依偎着万安古城墙的老榕树。邱哲摄

没有想过将来要去更远的地方。时而从老县委大院的后院小门里独自出来，穿过城墙，来到榕树下，也不知找谁说话，就在很多恋人亲密过的旧码头上坐坐，北流的水，泊岸的船，与那葳蕤的古榕构成了一座江边小城独有的气场。独自坐在龟背码头上，头顶一树繁星，在长长的夜宵街的背面，倚梦听江声。从城墙内的一座古寺里，隐隐传来悠悠晚钟。钟声翻过城墙，掠过榕树树梢，随水而逝。有晚钟抚慰的小城，更显出流水的无声和时间的空荡。

从远处看，这一段1500米长的古城墙，沿江逶迤而布，有龙盘虎踞之势。它是万安县的文化图腾，是万安人心中的一枚青铜之鼎。它的虎纹双耳像极了城墙的方形垛口，有刚直的线条和粗犷的纹理。而其实，在若干年前，古城的内城是完全被城墙围拥的，只在东西南北开了四个城门，它就是一只被寄予了固若金汤、万民以安期冀的巨鼎，鼎中装着一城子民的心安之愿。城墙与古榕，紧密相依，浑然一体，成为万安城市名片上的两个经典符号。那个流行寄明信片片和贺卡的年代，我寄出去的所有贺卡上，都有城墙的问候和榕树的思念。它们居于贺卡的醒目位置，为一座古城标注文化方位。因为图片是俯拍，城墙有了更加凌厉的浩瀚之气，垛口凸显，城墙上的砖路

平整开阔，蜿蜒向前；从高空看，榕树有了更形象的喻体，它多么像一朵巨型的西兰花。不知从何时起，“西兰花”成了万安古榕的昵称和网名。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的句子，也是涵括了万安和赣江的风物、气质吧。我曾在一个春日的晨曦中，站在榕树旁的城墙上，看过一次辉煌壮丽的赣江日出。那天，一轮如盘的圆日，从惶恐滩江面的水中慢慢托出，从橙红，到绯红，到通红，到血红，像一名泅渡的圆头水手，憋足了洪荒之力，从水底腾跃而起，冲出水面，甩出茫茫水雾，抹一把潮湿的脸，睁眼打量这座小城新的一天；我也曾在一个秋日的傍晚，站在跨江大桥中间，看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赣江日落。夕阳垂挂天幕，带着谢幕前些许缱绻，西坠而下，它体内的火焰，仍然在喷射火舌，烧红了漫天的云彩，火烧云倒映江面，整条赣江通体透红，似烧红的铁水在流动，我立在桥上，看脚下的铁流，滚滚北去，生怕一失足，摔入这千度高温的鼎镬之中，化为蒸汽。等太阳沉入水底，天上的火也熄灭了，我杵在江心的晚风中又送走了一日。而榕树一直站在这儿，早已看惯了大自然的万千气象，任水流，任风过，任船走，任鱼跃，把自己化作了四百年不倒的一棵树魂，仿如戴在赣江手指上的一枚翡翠钻戒。

后来，我离开了万安，顺江而下二百里，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吉安城。巧的是，城里也有一棵巨大的江边古榕，只不过它在赣江西岸。相距一百公里的两棵古榕隔岸而生，仿如遥远的东南之国散佚于赣中之地的前世姐妹。吉安古榕是明万历年间闽商从家乡福建携树苗至吉安栽种的，以求带来绿树一样蓬勃的财源。自古有“榕不过吉”之说，未承想，这棵吉安榕竟长得异常繁茂，硕大无比，冠幅面积达到惊人的2000多平方米。吉安榕是一木成林的独联体，是众鸟栖身的联合国，是吉安人心中的风水树。它的脚下同样有一个古码头，叫榕树码头，与万安西门口码头遥相呼应，互为迎送。很多人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归来，或解缆，或系舟；很多货物从这里装卸，从这里进入百姓家；很多读书人从这里踏上赶考之路，也在这里迎接高中的禀帖，宣称家国天下；那一年，文天祥很想在这里下船，然后回到故乡安度晚年，可是时局之风裹挟着押解他的船，呼啸北上，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天空虚无一物，江湖事物纷纭。多想回到那个前路漫漫的水运年代，水映帆影，船载我行，从一棵榕树下上船，又在另一棵榕树下到达。一转眼，我寄居吉安城已经十三个年头了，了却公家事，归来看阿母，我像一枚钟摆，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摆了三十年，我从上游之城出发，又从下游之城归来。两座城市里都生长着榕树的基因——从远方而来，立脚下土地，不为船动，不为帆移，不随波逐流，从不曾离去。

都市笔记

菜场的温度

□ 金 芝

夏日初升的阳光给梅岭镀上一层梨瓜黄，山脚的菜市场便活泛起来。

双休日我常驱车十几分钟去这个菜场，比起小区门口的生鲜超市，这里不仅菜品更多更新鲜，烟火气人情味也更足。

菜场进门右手边有一家豆腐铺，卖豆腐的小伙子和姑娘生得和豆腐一样白净，看着像是一对夫妻。我是去年冬天第一次在他们家买豆腐，称好后姑娘顺手就往装好的豆腐袋里塞了一小碗打包好的热豆腐脑。

没想到买豆腐还能免费喝豆腐脑！先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暖暖手，然后揭开盖一口气喝掉，全身舒服。

这以后每周周末买菜我都先去买豆腐，然后喝一碗豆腐脑，对于刚晨练完空腹的人，一碗热豆腐脑暖心又暖胃。

豆腐铺位最右边靠向顾客的一角专门用来放豆腐脑，打好包的豆腐脑有时多有时少，用的是一次性带盖的碗，方便顾客自己拿取，再往右的一张桌上立着一个大桶，夫妻俩在买卖的空隙麻利地从大桶里打几碗豆腐脑。

到他们家买豆腐无论买多还是买少，都会赠送一碗豆腐脑。有位大婶称了一斤油豆腐，姑娘包好后给她塞了两碗豆腐脑：“好久没看到你家爷娘，老人家喜欢喝豆腐脑，给老人家问个好。”大婶一边聊一边回话：“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都是儿女帮带点菜，他们顶喜欢吃你家豆腐。”一位微胖的中年男子拎一袋菜路过，没有买豆腐，只是跟姑娘说了一声就顺手拿走一碗豆腐脑，我琢磨这豆腐脑还可以随便拿吗？姑娘笑说都是老顾客，没事，想吃就拿，想加糖这里也有。

豆腐铺斜对面有个老奶奶的蔬菜摊，我经常去她那里买剥好的毛豆，从六月到十月都有毛豆卖。毛豆是现剥现卖，老奶奶要卖的菜很多，她也是得空就剥一点，前两个月有一次她剥好的毛豆还不够炒一盘，正好我也有空等，她剥我和她闲聊。她今年七十二岁，白头发整齐地梳在耳后，她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习惯了每天来菜场，日子过得快些。她一边帮我剥毛豆，一边还临时照着隔壁摊位睡在摇篮里的小孙子。

这次来她摊子前，小网篮里剥好的毛豆还是不够炒一盘，我没空等，就少点吧，买了。老奶奶看出我嫌少，她从蔬菜堆里抽出一小袋毛豆，说是昨晚剥的，不能当新鲜的卖，你要就拿去，不收钱的。我瞥见蔬菜堆里躺着一碗熟悉的豆腐脑。

菜场西北方靠墙一长溜是猪肉铺，其中一个摊位的老板约莫四十岁，长得黑壮。某日他看见我便热情招呼：美女早啊，好久没来了，今天想买点什么？

我寻思自己好像没有来买过肉啊，家里的大菜都是娃他爸做，买肉也是他才知道买什么好，你这肉铺老板啥时候见过我？套近乎吧？

仔细观察了一下，他每次称肉，都完全按照顾客的要求要哪块割哪块，哪怕割得只剩一点他也不会要求顾客一起去，不好的筋络络给他全都细心割掉，让每一份售出的肉都干净、清爽。

我想买块五花肉，他一边跟我稍稍等等，一边刺着两根排骨，这当口一位大姐打电话请他留两个猪蹄，他一边对着电话说“好的好的”，一边伸手拿起案板上包蓝色的烟。

顾客在等，你还有空抽烟！烟瘾这么大吗？我有点不快。

只见他用油腻腻的手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一位看上去比他略微年长些的男子，然后继续刺排骨。那位男子接过烟叼在嘴里，没有吭声也没有点火，买了一个猪肚。他既没有问猪肚的价格也没有问重量，电子秤显示是多少钱就直接付款，全程没说一句话。

那包烟静静地躺在案板上，从开着的烟盖处看出已经抽出去了好几根。老板看我盯着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连连摆手，他说他也不抽烟，但经常会放一包在铺上，遇到抽烟的顾客，就递上一根，按他的话说是“人挪家越挪越熟，乡里乡亲，邻里邻舍，生意不在人情在”。“搁”在南昌话里大致是相处的意思。

我买的这块五花肉纹路紧致细腻，表面泛着莹润的光泽，灯光一照，瘦肉绯红似玫瑰，肥肉白如凝脂微微透光。回家后用辣椒炒肉片，口感鲜嫩。

这以后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有需要的肉品提前跟他预订，他都会留好。

每次去拿肉，总能看见案板上静静躺着一包蓝色的烟。菜场外是夜宵一条街。夏日雨后的黄昏，家家店门外都渐渐热闹起来，有人在吃龙虾，有人在啃烧烤，有人在喝啤酒饮料，他们津津有味的样子勾起了我的食欲。

挑了一家客人不算太多的店进去，穿着黑色T恤的中年店主正和店门外的一桌客人聊天，见我进店连忙跟进来。

正对店门的墙上是电子菜单屏，上面有店里每道菜的图片、菜名和价格。售卖台上放着一盆蒜蓉龙虾、一盆香辣龙虾、一盆爆椒螺蛳、一盆凉拌藕片、一盆水煮毛豆，这些都是夜宵的爆款，需求量大，店家会提前做好，顾客有需要直接装盘即可。

我只要了一份标价二十五元的螺蛳，店主拿一个青花瓷大碗给我盛，盛到大半碗的时候我连说够了够了，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店主很诧异地看着我，还是继续往我碗里加了一勺，我坚持不需要他才收手。他可能心想别人都是巴不得越多越好，你怎么还嫌多呢。

我确实在控制自己的饮食，极少在外吃饭，偶尔出来打个牙祭。这碗螺蛳看上去很新鲜，每一颗都油亮诱人，翠绿的葱段，鲜红的小米椒和暗红的干椒以及生姜、蒜末点缀其间，辛香和鲜香扑鼻而来，用嘴轻轻一吸，鲜美紧实又略带弹性的螺肉便和着汤汁入口，越嚼越有味。

正美滋滋地专注嗦螺时，店主把一碗黑色的凉粉递到了我的面前：“螺蛳没有装够，送你一碗凉粉。”

完全出乎意料，抬起头时我还有点懵，片刻缓过神来：“谢谢谢谢，我正好辣得不行，这碗凉粉就是及时雨。”店主呵呵笑着摸摸头，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不客气”，就回到门外和顾客聊天去了。我瞥了一眼电子菜单，凉粉六元一碗。

这家夜宵店，我想我以后肯定还会来。那碗凉粉像豆腐脑一样让人感受到这家菜市场的温度。

品读江西

野人怀土纵囚墩

□ 梅曙平

武周长寿元年，在彭泽的历史上很值得说道。秋日的一天，江面上点点波光像追逐嬉闹的一群孩子，一波一波地向岸边飞跑过去，又蹦蹦跳跳地退了回来，不见丝毫的疲倦。水天之间，只见一艘乌篷官船缓缓地落下帆帆，在小孤山附近的水驿拢了岸。水驿的驿长、船丁赶忙前去奉迎，他们都练就了一套由表及里洞察迎面之人的看家功夫。两名水铺铺夫旋即上船搬运行李，驿长趁步向前，搀扶着一位约莫六十来岁的老者，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跳板。

尽管历经长途跋涉，老者依然精神矍铄，一双眼眸宛如秋水长天，静谧而深邃。一行人穿过驿亭、仪门，来到了驿站正厅憩息。水驿面北背南，临江而筑，南北两侧各有木柱两根，系着六支梁架，覆盖着歇山卷棚式九脊板瓦顶。右边系皇华亭，左边有月洲亭，相去百余步。月洲亭南面门的左右石柱上刻有对联一副：客到烹茶，旅社权当东道；归愁待月，邮亭远映大孤。

歇息了半个时辰，略略吃了点点心，饮了一会儿茶，老者吩咐牵两匹马过来，径直赶往县衙的馆舍。驿道两旁栽有官柳，在艳阳之下叶片干枯地打着卷儿。一路阳盈而过，沿途的河流大抵干涸，土地龟裂，庄稼枯死，马蹄卷起的尘土扑人脸面。路旁人家参差，房舍多以芦苇和荻秆编造而就，在茂密的茭白掩映下，潦潦草草地泼洒着当地风情。老者名叫狄仁杰，天授二年九月被任命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四个月中，遭到酷吏来俊臣的诬陷，被夺职下狱。平反后，贬为彭泽县令。眼下，狄仁杰直面旱情，面色凝重，一路无语。

翌日，狄仁杰走马上任。刚刚在衙署里坐定，一大拨百姓就拥了进来，纷纷申诉：“今年春夏连旱为灾，田地颗粒无收，役卒吏值连连上门催征租赋，民不聊生。请求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狄仁杰听了众人的倾诉，联想起昨日沿途所见的茅草枯焦、村野荒凉的情形，知道民诉句句属实。当日便拟好《奏免民租疏》，快马加鞭报送朝廷，恳请减免彭泽县租税。武则天看过奏疏，恩准减免该县租税三年。诏令下达，百姓雀跃，家家欢喜成团。

在大灾大难面前，每户人家都是一座孤岛。唯有父母官的大仁大爱，方能将孤岛连成陆地。狄仁杰在彭泽头尾不过短短两年多光景，所作所为堪称形先觉，明德显融。敷政术，赈恤灾民，安抚黎庶；守清静，缉捕逆犯，明镜高悬。在狄公眼里：“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从政不昧，莫忘天理而已。”身为彭泽县令，不过是打开耳朵，去听百姓更多的声音。

唐代的官员大抵七十岁便要退而致仕，年逾花甲的狄仁杰刚刚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曾心灰意冷，也没有抱着“反正窝在彭泽这边远荒凉之地，干得好干得坏有谁知道”的杂念，反倒把一个小小的县令做得高视阔步，敢掸敢闻。任何事体，精神抖擞总比苦口婆心更容易凝聚人心。

转眼临近新春佳节，新任县令狄仁杰依照惯例前往狱中进行年终巡视。一到狱门，狱长便恭恭敬敬地向狄公鞠了一躬，引领着次第巡视。狱中倒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墙皮都用石灰重新粉刷过。狄仁杰一间间依次查看牢房，见里头关押的一群囚犯，全都是衣衫槛褛，蓬头垢面，估摸着有三百多人，低眉顺眼地蜷缩在牢房的角落，不敢迎上目光。狄仁杰寻思：囚犯面相憨实，举止木讷，大抵是附近的乡民。如此看来，个中难保没有阴

差阳错。

狄仁杰早年中得明经科，历任洺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等职务，为人寸心慈善，办事明敏，真正是一个百姓的父母官。狄仁杰惯常与同僚叙话，坦诚说过：“我做这个冲繁疲难之缺，也不曾想过有何善处，只是爱惜人命，扶持人伦，遇事紧办速结。一者怕奸人调唆，变了初问；二者怕黠役需索，骗了愚氓；三者怕穷民守候，误了农务。”故此但凡公堂上的官司，狄仁杰是早到早问，晚到晚审，往往一天足足坐上七八回大堂。早在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寺丞，在一年之内判决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冤诬。

巡视牢狱的第二天，北风吹乱了卷纸上的松痕，兀自吹不散狄仁杰心头的人影。为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狄仁杰早早坐在大堂的暖阁里边，详细审查了厚厚一叠的案卷，当即找补得明明白白。过了些时日，狄仁杰吩咐下去：“让这些三百多囚犯回去与家人相聚，过一个团圆年。”并约定众人年后必得按期回到狱中报到，不得误期。众囚犯欢喜至极，齐声高呼青天大老爷。衙署的县丞、主簿、巡捕、教谕、驿丞全都想不明白，心头小鹿直撞，认为狄仁杰行事天马行空，乱了纲纪修举。县丞尚且觉得狄仁杰闯下了大祸，此事倘若上达京都，难保没有小人抓住把柄，从中拨弄是非。狄仁杰晓得众人的心思，笑了一笑，也不去解释。

凡公大事须得如雄守雌，刚柔互用。太柔则靡，太刚易折。断案也须一张一弛，既能和光同尘，大义不拘小节；又能在心中建庙，伸得了如来佛掌。能容多少人心，就能驾驭多少风云。政事有时大刀阔斧，有让有接；有时举重若轻，能排能阖。在这边边荒蛮之地，不妨给一个体面的台阶，显一显江湖格局。狄仁杰意味深长地问县丞：“为何将纷繁复杂局面称作江湖，而不称山川？”见县丞一时语塞，便自问自答道：“只因山川显形露真，一目了然；江湖则是另一番景象，表面波澜不惊，实际却深藏不露。”狄仁杰看人看事看局面，带一份江湖禅意。

不觉到了约定的日期，看看囚犯一拨拨返回，县丞、主簿、巡捕、衙役等人提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诧异之余，对狄公很是敬佩，暗地里交头接耳，称其以无法为有法，气快如烟，力狼如山，褪去人性的外壳，运用信义的本能，教化民众身心一致。可这世上的事情常常是一波三折，及至清点归狱人数，却发现少了两个案情较重的囚犯。众公差的心又是一紧，不免嘀咕：“这二人莫不是逃逸不归，远走他乡？”又过些时日，两名囚徒竟然一先一后回来了。问及缘由：其中一名因为隔江为大风所阻，舟楫不通；另一名是因为母亲病故治丧，耽搁了几日。狄仁杰也被这些囚犯所感动，遂辨析冤情，以朝廷恩德及人，均奏准免禁开释。

起初，狄公与众囚预先约定：返狱之日，每人须怀土一兜，堆放在狱侧。谁料想，竟然积少成多，巍然堆成了一座小山丘。后人称之为纵囚墩，并于墩旁建狄公生祠，用以纪念狄公盛德。到了北宋年间，大儒范仲淹路过彭泽，特地参拜了狄仁杰祠堂。徘徊了大半天，范仲淹感慨良多，挥笔写下经典名篇《唐狄梁公碑》。及至绍圣元年，大书法家黄庭坚援笔就纸摹写了《唐狄梁公碑》碑文，人称此碑集“狄公事、范公文、黄公书”于一体，谓之三绝。

怡情诗笺

梅香精神

——致姜夔

□ 石立新

菊花赴艳，
梨花赴白，黄花赴瘦。你一身布衣，只接受梅香的邀请。

在大宋文学的群峰中，
你的纹路，一直是内倾的。
随风格，大破大立，非你所属，
你只负责把一众词牌料理得井井有条，
不让任何一个汉字受委屈。

少离家乡江右大都饶州鄱阳。自此，
像孤身一人，在国家的缝空间飘零。
越美好的东西，总是越容易被摧毁，20岁过扬州，
目睹夜雪初霁的淮左名都处处废瓦砾，
积尘被寒风吹起，连悲伤的重量仿佛都丧失了。
冷月下，山河残破，你忧都悲吟，
无意搅动深情，
而桥边红苕，年年妩媚如春天的脸庞。

前事休谈，那夜的合肥，
月亮出奇圆，清晖耳语般洒向赤阑桥。或许，
淳熙十二年的湖州，就着新韵低唱的女子，
如旧的月色，案台上一枝独秀的词笔，
以及梅边吹笛的玉人……
种种关于生命的馈赠，
也许，都是擦肩而过的错过。
只有暗香与梅花的影子，值得信赖。

秋深如酿，岁月尽数入怀。仕途的弄子，
晚居杭州，卒葬西马塍。火中，冷月依然无声，
水中，横与斜依然在编织昏黄的疏离之美。
冬天来了，
凉薄人间的每一树梅花，
都会得到一件香气扑鼻的衫衫。

确实，人间太小，
爱和思念，可以一次次在纸上别后重逢，
难忘和相许，可以一次次在琴瑟的声音里厮磨重生。

敲金戈玉，缝罗裁露。音乐，
是为你自己制作的第二个灵魂，八百多年后，
水星的环形山上，你的名字与更遥远的星辰共处一室。

红炉虽旧，但足可等来一场新雪，
因为，梅花只是梅花，才成为此生唯一的知己。

井冈山

第 2348 期

邮箱: cuiy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